

突然不爱了是什么感觉？

形婚两年，我从未想过宋辞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儿。

我们的婚床上，躺着另一个女人。

我霎时间手脚冰凉，耳朵「嗡嗡」地响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，喘不上来气。

宋辞听见动静醒了，他有点儿懵，看着我，嗓音还有点儿沙哑。

他说：「Sorry，宾馆满了。」

1

宋辞和我是青梅竹马。

两年前海拉着我的手去见爸妈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日子很好，宋辞妈养的栀子花含苞待放，整个客厅都是清新、温和的香气。

「我们要结婚了。」

宋辞妈高兴地合不拢嘴，我是她眼前长大的孩子，宋辞妈和我妈是几十年的好闺蜜，连起名字都是成双成对地起的，我叫唐

诗，他叫宋辞。

「我就知道还得是你，才能让宋辞收心，诗诗。」

我能吗？我何德何能？

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人人羡慕我和宋辞。

可是，他根本不爱我。

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视线所及是宋辞那张放荡不羁，又坦然自若的脸。

躺在他身边的人醒了，他小心翼翼地给她往上拽了拽被子，唇角带笑地看着她，眼神如同三月的春风，而我心里却是凛冬九天寒。

空气中残留的暧昧气息让我忍不住恶心想吐，我转身离开了我们的家。

宋辞没有追出来，我坐在家附近的咖啡厅里，一坐一个小时，服务员问我：「小姐，咖啡都凉了，你不喝吗？」

我拂了一把脸，才发现泪比咖啡凉。

手机震动，我抬眼望去，朦胧的水气间我看见发信息的人是宋辞。

「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已经走了。」

我第一次没有秒回宋辞的信息。暮色将至，我在咖啡厅坐了一个下午，坐到腿脚发麻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宋辞窝在沙发上打游戏，灯光将他的侧脸描绘得美妙绝伦。

「宋辞，我们离婚吧。」我听见自己如是说。

宋辞修长、暂白的手指顿了一下。

「等我打完这把游戏。」他说。

我一如既往、贪婪地看着宋辞的眉眼，可我第一次觉得疲倦不堪。

他不爱我，我是知道的，可上了赌桌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想空着口袋走的。两年形婚，我以一颗赤诚的心为筹码，直到今天我才清醒地认识道，原来我，真的输得一毛钱都不剩啊。

「你想好了？」宋辞的游戏赢了。

「嗯。」

他瞟了一眼我的眼睛：「有喜欢的人了吗？」

「你在意吗？」我问宋辞。

宋辞笑了：「所以到底有没有？」

你看，宋辞永远都是这样，总是让我觉得模棱两可，让我觉得有机可乘。

「没有。」我双手掩面，声音从我冰凉的指缝间传到宋辞的耳朵里。

「我就是累了。」

「行吧。」宋辞答应得挺爽快。

当天晚上我收拾了东西离开宋辞的房子，走到门口的时候宋辞问我：「这么着急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没再说别的，生怕说出什么让彼此都难堪的话。

宋辞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

「行，正好我明天让笑笑搬过来。」

是那个女孩的名字吗？笑笑，很好听的名字，听起来就是个阳光明媚的女孩。

我暂时没有想好该怎么和我妈说，从宋辞的房子里搬出来后，我先住到了闺蜜家里。

清理东西时，我突然发现有东西落在了宋辞的房子里，于是赶紧返回去取。

然而到了门口我愣住了，我其实是不信宋辞会这么快地让笑笑住进来的。

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。

笑笑是个很娇小的女孩，宋辞老是开玩笑说幸亏我嫁给了他，不然以我 1.72 米的身高没有几个男人会心疼我，走在路上就像是兄弟一样勾肩搭背。

他们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，那样体贴入微的宋辞，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。

形婚的时候我们约定好，一旦遇见了真爱就还对方自由。

宋辞啊宋辞，我是不是该感谢你让我撞见那一幕，不然我倒成了不识趣、赖着不走的了，也免了你开这个口。

看到我出现，他们两人似乎有点儿意外。

「我回来取东西。」我对他说。

宋辞不置可否。

我将婚戒摘下来放在了二楼卧室桌子上。

宋辞推门进来：「戒指都摘了？」

「嗯。」我几乎是一夜没睡，声音有点儿哑。

「宋辞，祝你幸福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宋辞脸上的笑意有点儿发凉。

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明天去接你。」

我听见笑笑上楼的声音，一步一步、重重地踏在我心房，衬得我像个第三者。

「不用了，明天我们在民政局见吧。」

宋辞点烟的手顿了一下，他眯着眼看向我。

「不至于吧。就算离个婚，我们也是朋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和我生疏个什么劲儿。」

宋辞啊宋辞，我贪念你一点一滴的好，可我再也不愿意重蹈覆辙了。

「还是不用了。」

我转头下楼，和笑笑擦肩而过，我们很有默契地谁也没打招呼。

2

我和宋辞到底还是在民政局门口见了面。

时隔两年，他一如往昔地面上没有什么波澜，结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欢欣鼓舞，离婚的时候我想，也只有我心里翻江倒海吧。

进去之前宋辞突然拉住了我：「你真想好了？」

我的脚步顿了一瞬，站在台阶上我看见了不远处在宋辞车里的笑笑。

我朝下面一个台阶的宋辞点点头。

「想好了，宋辞，我们离婚。」

流程很快，签字、交钱、离婚证下来，民政局门口宋辞将离婚证递给我。

「我妈和你妈那边……」

手机铃声突兀地打断了宋辞的话。

邻居在电话里说我妈晕倒在家里，我心急如焚，顾不上和宋辞说什么就跑了起来。

宋辞从后面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我妈晕倒了。」

「上车。」

「不……」

没等我说完拒绝的话，宋辞就把我拽上了车。

我坐在宋辞的车后排，副驾驶坐着的笑笑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问宋辞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唐诗的妈妈生病了，咱们先去趟医院。」

「哦哦，那赶紧去看看吧。」

「抱歉，咱们晚点儿再去吃小龙虾。」

「嗯嗯，不着急。」

「真乖。」给笑笑系好安全带，宋辞侧身亲了她一下。

我如坐针毡。

两人似乎约好了去庆祝，眼前的宋辞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。他温柔宠溺，连眼神都充满爱意。

认识他 12 年，他一次也没有陪我吃过小龙虾，当时他怎么说来着？哦，他说这玩意儿又贵肉又少，剥起来还费劲儿，不喜欢。

如今看来，他不是不喜欢小龙虾，也许只是不喜欢我吧。

苦涩在我唇角漾开，离婚证被我攥得死死的，坚硬的棱角深深地陷入我的掌心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好受一点儿。

赶到病房的时候我妈已经醒了，见我和宋辞忙前忙后，她笑得一脸欣慰。

我妈一直很喜欢宋辞，喜欢得不得了，和宋辞离婚这事儿，我不敢说，怕刺激到她。

宋辞很会扮演模范丈夫，他顺势搂住我的胳膊，夸我孝顺、善良。

我第一次有点儿排斥宋辞的接触，说不上来什么原因，也许是我亲眼见到了睡在他身边的笑笑，他们肌肤相贴……

「我去问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了。」

我从宋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却一头撞在一个挺拔的身子上。

「学长？」说实话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原渠。

「这是你母亲？」原渠似乎也有点儿微微惊讶。

我点点头。

我和原渠是大学时在社团认识的。那时候社团的人都说原渠喜欢我，为此我俩还传过一段绯闻，不过这件事儿我从未当过真。

原渠安慰我没什么大事儿，只要在医院住一阵子，控制好饮食和情绪就好。我看见旁边病床的阿姨，原来是原渠的妈妈也生病了，住在隔壁床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
言语间，原渠瞥到一旁和我妈说话的宋辞。

「你……先生？」他有点儿停顿。

我木讷地点点头。

我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向宋辞提出结婚了，他妈喜欢我，我妈也喜欢他，加上宋辞并不排斥我，两边一拍即合，我俩就把事儿办了。

还记得新婚典礼结束后，宋辞喝得醉醺醺地在我耳边说，除了爱情，他什么都能给我。

这些年，他确实也做到了。

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看见宋辞手机屏幕上显示着「笑笑宝贝」几个字。

「妈，公司有点儿事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过来看您。」

宋辞说完就走了，我妈笑着跟他说「拜拜」，转头就教训我道：「宋辞那么忙，何必折腾他过来，宋辞忙，你也要多体谅他些才是。」

我心中苦涩，一点头，眼泪汹涌而出，把我妈看得惊住了。

「说你两句，咋还哭了？……」

再见到宋辞，是在医院 12 层，我去取报告单的时候。

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，在行色匆匆的医院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。

看到笑笑打着石膏的腿，我心中顿悟。

难怪啊，他那天那么着急，原来是笑笑受伤了。

双脚灌铅一般，我没办法再走半分，就呆呆地愣在那里。

「唐诗。」

原渠的声音，把我从愣神中解脱出来。他不动声色地站在我面前，将我和宋辞隔绝开来。

「医生说阿姨的指数已经正常了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和我一起上楼再看看阿姨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不知道原渠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两个人，但他的出现，缓解了我的尴尬，我心中微动。

我跟上他来到电梯口，电梯门刚开了个缝儿就听到一阵喧闹声。

一群人在电梯里推推嚷嚷，乱作一团，一个小护士上去劝架却被推到一边，眼看着她要撞倒旁边挂着吊瓶的移动支架，我伸手想要拉住她，却不想这时支架竟然改变了方向，迎面朝我砸了下来……

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两只手挡在了我面前。

是宋辞和原渠。

我将小护士扶了起来。

「他们两个受伤了。」小护士道。

我本能地往宋辞的方向看去，他的手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，淅淅沥沥地滴着血，我的心一下子被揪得紧紧的，我张开腿就想往宋辞那边去。

「宋辞！」

笑笑焦急的声音将我的动作钉在原地。

看着笑笑一瘸一拐地跑过来，我硬逼着自己换了方向，朝原渠走去。

「学长，我看看，怎么样了？」

也顾不得避讳，毕竟他是为我受的伤。我端起原渠温热的大手仔细查看，相比宋辞，原渠只是划了道小口子，也没怎么流血。

「没事儿，这么点儿小伤，不疼的。」原渠的嗓音很低沉，又透着股轻柔。

「不行，伤口再小也要处理一下。」

抬眸之间，我被一道不容忽视的视线吸引了过去。

是宋辞。我很少见他这样冷的脸色，眸子甚至都有些发红，可又感觉眸子深处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。

3

周围的声音嘈杂不堪，我在宋辞吃人的眼神里动弹不得。

上一次见到这样的宋辞还是在高二的时候，当时我被班草拦在学校的花廊……告白。

那时的宋辞也跟现在一样，板着一张冷脸，不高兴极了，我甚至一度以为宋辞在吃醋……

可事实证明，是我自以为是。

「诗诗。」原渠叫醒我，「我们上去吧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我失神地点点头。

只是刚走两步，宋辞就堵在了我面前，扬了扬他滴血的手：

「唐诗，你看不见我受伤了？」

我抬起头，对上宋辞乌云密布的眉眼竟半个字儿也说不出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好似要把我的灵魂都看透。

在他身后，我看到笑笑正艰难地朝这边挪步。

「宋辞……啊！」

看到宋辞无比紧张地扶住差点儿摔倒的笑笑，我的眼睛微微发涩。

「让你在原地等我，你怎么不听话，又伤到怎么办？……」

在宋辞温声细语的关怀中，我跟着原渠上了楼。

病房门口的时候，我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「学长，刚才的事儿，希望你别跟我妈说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」

原渠垂眸了一瞬，忽而看向我。

「他这样，你有什么打算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不知道如何说起，心中似有千斤重，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

「诗诗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你值得被人好好宠爱。」

原渠的话，一下子破了我的心防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蹲下来小声痛哭。

我是有多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，我也值得被人好好宠爱吗？

身后的垃圾桶突然发出「咚」的一声。

我和原渠回头，就见到宋辞面色冰冷地将浸血的餐巾纸丢进垃圾桶里，手上的鲜血一个劲儿地往外涌。

「你……」

我本想质问宋辞为什么不在笑笑那里待着，但视线触及他手上的伤口，瞬间就变了调儿。

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绷带！」

等我找到绷带回来，宋辞已经不见了，只有原渠留在原地。

「他接了个电话，走了。」原渠说。

呵。

我不禁在心里嘲讽我自己，事到如今，我还在期望什么？

原渠将绷带从我手中拿走，看着那被指甲抠出的凹痕，叹息道：「唐诗，放过他，也放过你自己吧。」

原渠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留我一个人独处。

我鼻头猛地发酸。

我和宋辞，似乎永远都是我追着他跑。我以为只要我一直追，总有一天能跑到他身边。却不曾想，他根本就不在我以为的前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已经从我的世界偏了航。

一夜未眠，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宋辞竟然早就到了。

周六日宋辞从不早起，这个习惯十几年从未打破过，难得的，我有点儿搞不懂宋辞在想什么了。

他给我妈剥橘子，逗她开心了一上午，中午又在病房叫了外卖。

吃完后，在老妈的催促下，才说送我离开。

「不用了。你回去吧，我在这儿就行。」

没给我反驳的机会，宋辞直接把我拽出了病房。

「你不用去陪笑笑吗？」

病房门外，我挣脱了他的手。

「今天她哥来陪她。」

我的心狠狠地一颤，我在宋辞这儿，大概永远都是备选吧，无聊消遣的工具罢了。

宋辞想要牵我的手，我却条件反射一般甩开了他。

从前只要是出门，我总吵着要宋辞牵我，哪怕他觉得麻烦，我还是坚持。我那时总幻想着，让大街上的人看到我们手拉手小情侣的模样，我就会得到满足。

可是现在这只手，不干净了，那是牵过、抚摸过笑笑身体的手。

「唐诗。」宋辞的脸沉了，声音也跟着沉了几度，「你到底怎么了？」

我突然感觉疲惫至极：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宋辞。」

宋辞的脸色冷了，他瞥了一眼病房。

「是不是因为原渠，你才想和我离婚？」

「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宋辞，我早晚会喜欢上别人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」

4

我以为宋辞听懂了我的话，却没想到，自那之后，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。

他每天下班都会来医院看望我妈，陪我们吃饭、聊天，我不止一次地想问，你想过笑笑的感觉吗？

人总是不经念叨的。

某天我从外面回来，看见了站在我妈病房门口的笑笑。

我心「咯噔」一声：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」

最终我和笑笑还是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坐了下来，颇有正房约谈小三的意味。

只是时至今日，我觉得我更像是插足真爱的小三。

「唐诗，你和宋辞已经离婚了，对吧？那天，我看着你们从民政局出来的。」

笑笑率先张口。
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语气不急不慢、温润尔雅。

我点点头。

「你还爱他吗？」笑笑问得很直接，我一时间如鲠在喉，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「宋辞是个好男人，他贴心、温柔。他会早起买早餐，会每天监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；会下了班开两个小时的车就为了见你一面；会跟你一起畅想未来，生几个孩子，取什么名字……」

笑笑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突然红了：「唐诗，我知道你还爱宋辞，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求求你，放他走，好吗？」

笑笑的眼神我并不陌生，有期盼，有欣喜，剩两分乞求，看得出来她是真的爱宋辞。

「好。」原来，这个字儿说出来并不难。

为了让宋辞多睡一会儿，我会起一大早去他最爱吃的那家煎饼铺买早餐；为了让他一回家就能吃上热乎的饭，我的晚间生活总是在厨房里，一遍又一遍地加热饭菜；我总是乐此不疲地跟他讨论生个女儿吧，生女儿像你，而他总是充耳不闻，专心打游戏……

原来宋辞并不是冷漠的人，只是他的冷漠，分人罢了。

九月的天气已渐凉了，我在外面站了许久，回到病房的时候，只有我妈闭着眼睛假寐。

宋辞不知道哪里去了。

我猜想，他是在笑笑的病房里吧。

这几天没有好好陪笑笑，所以笑笑才会找到我这里来，女孩子都是缺少安全感的，她也一定和他说了吧。

神思间，我妈已经睁开了眼。

「诗诗，你过来。」

我妈的眼里一片清明，我方才知道，她刚才在想事情，没有睡着。

「怎么了妈？」每次这样气压低的时候我就预感大事不妙。

「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？」脊柱瞬间就僵硬了起来，我佯装镇定。

「我瞒你什么了……妈？」

「咣」的一声。

是我妈将旁边的水杯扫落在了地上。

「我早就觉得在医院的这几天你一直对宋辞不冷不热的，如果不是我问宋辞，我都不知道你在闹离婚。唐诗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宋辞好好沟通吗，非要离婚？」

老话说得好，祸总是不单行的，我抖着手将杯子捡起来。

感受到病房里数道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全盘托出。

「您先别生气，妈。」

我低着头不敢看我妈的眼睛。

「其实我和宋辞，已经离婚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妈震惊地看向我。

「之前不告诉您，是怕影响您的病情。」

我妈还是气得脸色潮红：「你真是被我和你爸骄纵坏了，宋辞多好的人啊，你怎么就不跟他好好过？说离婚就离婚？婚姻是儿戏吗？」

我猛地将头抬了起来，再也不想忍了，大声道：「妈，我跟宋辞是形婚，从一开始我们俩就没感情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门「吱呀」一声开了。

我没想到宋辞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出现。

「唐诗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」

走廊上，宋辞叼着烟却没有抽，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「你怎么能跟妈说实话，万一又气到她怎么办？」

看吧。

他也知道是实话，既然是实话，何必藏着掖着，说开不好吗？

「我累了，宋辞，我不想再继续瞒下去了。」

「是因为原渠吗？」宋辞将烟对折撇断，声色清冷道：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跟他在一起？」

「宋辞！」

我一巴掌打在宋辞脸上，这么多年来我的小心翼翼，我的欢喜我的悲愁，哪一件不是因他而起，而他现在居然怪我移情别恋？

宋辞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！

我怒极反笑。

「是啊，原渠对我很好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怎么了？你别忘了宋辞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！」

5

「唐诗，你有种再说一遍！」

宋辞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，那怒气仿佛要将我吞没。

说就说，怎么了！我今天豁出去了。

「我说，我喜欢原渠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！」

水汽让我的视线有些模糊。

尽管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，但我还是一字不落地说完了。

宋辞张了张嘴，明显还想再说什么，但视线擦过我的脸看向了另一个人，顿时面色更加阴沉。

一只温热的大手忽然包裹住我握拳的小手，我撇过头，只见原渠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。

「宋辞，现在唐诗是我的女朋友，请你不要再纠缠她了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原渠的演技太好，「女朋友」三个字让我心跳一顿。

原渠说完，将我拥入怀中，我的侧脸撞上他的胸膛，温度隔着衣服透了过来，我竟莫名地感到心安。

泪水很快打湿了他的肩膀，他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直到宋辞离开。

「对不起，原渠……让你难做了。」

原渠松开了我，用指腹擦了擦我的眼角，一脸严肃地问道：「你们……真的离婚了吗？」

我别开脸，不愿让他看到我这副狼狈样儿，片刻后点了点头。

「谁都有过去，有勇气告别，才有机会迈向新生活。」原渠的声音温柔得不像话。

「谢谢。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声音仍旧发抖。

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也是情急之下才那么说的，我会和宋辞说清楚，免得他找你的麻烦。」

「不用解释了。」

原渠递了纸巾给我：「我单位正好也有女同事纠缠我，回头搞不好真的需要你扮演我女朋友呢。」

我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。

「行，我一定帮。」

后来我再也没见到宋辞，直到一个星期后，我妈出院，宋辞一言不发地站在楼梯拐角，吓了一跳。

「你来干什么？」

在宋辞靠近我的同时，我快速地向后退了两步。

宋辞伸出来的手蓦地停在了空气里。

「今天妈出院，我来帮忙收拾东西。」

「不用你了。」我冷冷地看了一眼宋辞。

「是我让宋辞来的。」老妈瞪了我一眼，转头又笑着对宋辞说：「宋辞，麻烦你了。」

「没事儿，我应该的。」

宋辞想接过我手里的大包小包，但我死死地拽在手里，就是不给他。

就在僵持之际，原渠忽然叫住了我。

「阿姨今天出院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妈说这段时间跟阿姨聊天可开心了，让我一定要来帮忙。」

说完，原渠从我手里接过东西，往他车的方向走去。

虽然我们是假的男女朋友，但是这一瞬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安全感。

「妈，坐原渠的车吧。」我拉着老妈的手，跟在原渠后面。看我态度异常坚定，老妈也没再多说什么。

这一刻，我只想遵从本心，做我喜欢的事儿。

一想到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小心讨好宋辞，看他眼色行事，我突然有种独立自主的感觉。

原来做自己，这么开心。

把我妈安排在后座坐好，我帮着原渠去放随身物品。原渠却突然牵起了我的手：「宋辞过来了。」

我望着交缠在一起的手，抬头冲原渠笑了笑，压根儿没有看宋辞一眼。

「走吧。」

车子扬长而去，我坐在副驾驶，透过后视镜看到宋辞站在医院门口，身影说不出的落寞。

忽然一道灼人的目光看向了我，我迎面对上原渠专注的眼神，脸颊顿时发烫。

「能专心开车吗？」

「哦哦，好……」

6

星期六一早，我收到原渠发来的消息。

「怎么了，学长？」

「公司组织观影。」

他发来两张电影票的图片。

「可以带家属。我看到你朋友圈之前发一直想看这个重映，就问问你。」

是《情书》的重映。

最近被宋辞和我妈病情弄得心力交瘁，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，却不知道《情书》都重映了。

那是很早之前的朋友圈了。

宋辞陪其他的女生看电影，我发朋友圈说想看《情书》。

其实那时候，比起想看《情书》，我更想宋辞陪我。这样幼稚的事情在我喜欢宋辞的时候真的没少做，却原来，我在喜欢宋辞的时候，累积了这么多爱而不得的失望。

思绪远了。

直到原渠又发了一条消息，我才回过神来。

「我同事也在。」

我想起来那天原渠说有女同事纠缠他，我飞快地在键盘上打上两个字：「好的。」

我似乎能想象到原渠此刻嘴角的微笑。

「那我下班去接你。」

既然要给原渠撑场面，自然要好好地打扮一下，我想。

我翻出来很久没有穿过的连衣裙，配上米白色的风衣和小短靴，画了个精致的妆容。

宋辞不喜欢我化妆，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碰这些东西了。

画好之后我也被自己惊艳了一把。

「妈，我跟人约了看电影，晚饭不在家吃了。」

「跟谁呀？原渠吗？」

自从我妈发现我对宋辞彻底死心以后，她也就不再劝说我俩复合了。她知道最近原渠最近总是约我，脸上也露出几分「我懂」的神色来。

「女孩子矜持一点儿，早点回来啊。」

「妈，你说什么呢！」

我抓起包出门，却在楼梯间遇见了宋辞。

他的脸色很不好，看起来很憔悴，我从未见过宋辞如此不修边幅的样子。

「诗诗。」宋辞叫住我。

「我记得你说过想看《情书》，今天刚好有重映，我买了票，一起去看吧。」

是巧合吗？我心头针刺一般的痛。

那时候我多么想，多么想宋辞能陪我去看电影呀，哪怕不是《情书》，哪怕是他爱看的，只要宋辞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够了。

可是如今，都像笑话了。

「不用了，我约了人。」我绕过宋辞往外走。

「诗诗。」宋辞就这么在门口拽住了我的手腕。

「我知道你那天说的是气话。我们从出生就认识了，我太清楚你是什么人，就算你不喜欢我了，也不会这么快和原渠在一起的，对吗？」

我望着宋辞，这一刻我替他感到悲哀。

凭什么他认为，即使我们离婚了，我还必须爱着他？

我用力地甩开宋辞的手。

「宋辞，这么多年，你有尝试了解过我吗？」

宋辞眼里的光蓦地散了，随之而来的是迷茫。

「你没有过。宋辞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真的清楚吗？」

「宋辞，我不恨你。真的，人生前二十几年我们是朋友，以后我们还是朋友，我祝你幸福。现在，我也要去追寻我的幸福了。」

说完这些话，我忽然就释然了。

原渠就在楼下等着我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背对着我，不知在看些什么。

「学长。」

原渠应声回头，目光一时间黏在我脸上，没有动。

那目光有些许浓烈的意味，我脸上突然有点儿火辣辣的。

「学长？」

这声才将原渠唤回来。

「嗯。」原渠点点头，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。

「你今天很漂亮。」

反倒是我不自在了。

垂眸的瞬间我才看清原渠递给我的东西，是奶茶。

大学后面的那家。

我不禁发笑：「他们家开连锁店了？」

「没有，我顺路带过来的。」原渠的声音很温和，「记得以前你每次去社团都要打一回广告。」

我被原渠的打趣逗得乐了，嗔道。

「我不过是爱喝，什么时候打广告了？」

「你看。」原渠指了指我手里的奶茶，「我这不就是被广告带动了。」

「哦？」我尝了一口，正合我的口味，温热，三分糖。

「那我可要问他们家要广告费了。」

不得不说，原渠是个很温暖的人，这种温暖也会很自然地影响我们，欢声笑语里我的心情是这段时间前所未有的轻快。

电影院里的人很多，中间坐得很紧凑的应该就是原渠公司的人。

「别担心，也有很多其他的家属。」

原渠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紧张，一路虚护着我到了中间，电影院的灯还亮着，我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紧张。

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起哄了。

「哇，原来原总的女朋友这么漂亮啊。」

「怪不得一直藏着呢。」

「就是就是，大眼睛……」

被周围人说得有点儿脸发烫，我遂就低下头佯装找座位号。

我和原渠的座位在边上，他挨公司的人，我身边是空位。

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幸亏我旁边没有人了，不然就有点儿太尴尬了。

「原渠，这是你女朋友啊。」原渠旁边的两个同事问道。

我本来就紧张的手心冒冷汗，这么一问，更紧张了，但还是面上笑了笑准备开口。

「这是我女朋友，唐诗。」

原渠抢在了我前面，声音稳而有力，清澈得像一股甘泉，而下一秒，他温热的大掌握住了我的手。

我脊背猛地一僵，心跳和呼吸都一顿。

「诗诗。」原渠回头冲我笑，「这是李总和张总。」

我慌忙点点头。

「张总好，李总好。」

「咳，看看你，都给女朋友弄得害羞了。」

原渠赔笑着看了我一眼，直白地望进我心底的一眼。

「是我的不是，以后多带她出来。」

几人的笑声荡漾开来，灯恰好熄了，原渠放开了手。

「冒犯了，怕你太紧张。」原渠凑在我耳边小声道。

他好闻的气息凑近，在我耳边带着温度，顿时让我有些……心猿意马。

「没事儿。」我心跳有些失常，赶忙回过头看着屏幕。

原渠又笑了两声，也回过头观影。

老实说这种感觉有点儿奇妙。

我和宋辞是有结婚证的，是实实在在结过婚的，可他身边的朋友、同事大概没人认得我，宋辞也从来不戴婚戒。

第一次被被人坚定地……介绍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

投入看电影，原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

电影的结尾，女主看着书里的自己的画像喜极而泣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不知道，被人默默地、深沉热烈地喜欢。

回顾我和宋辞这么久的纠缠才发现，我原来从来都没有被好好地爱过。

「也会有人这样爱你。」原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蓦地侧头对上他眼底，那光熠熠生辉。

「别担心，人生很长，会有人很、非常、十分地只爱你，也许你只是现在不知道。」

原渠将我送回家以后，又被老妈留下来强行吃了些点心。

临走时，老妈还给他塞了一堆自己做的咸菜，让他带给他妈妈。

这是以前宋辞才有的待遇，看来老妈也不是只对宋辞才会热情。

「原渠这孩子真不错，又懂事又大方，小伙子长得也帅。」

原渠走后，老妈还在我跟前夸个不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说给我听呢。

我忍俊不禁，心中的阴霾顿时消散了不少。

7

这天夜里我竟然梦到了原渠。他笑着重复那一语双关的话，还有之前大学里我和他的那些并不起眼的交集。

早上起来我再去拉窗帘，阳光之下我仿佛看见西装革履的原渠在冲我挥手，不知为何，我的脸温度有些高。

这一个多月，原渠时常约我看电影吃饭，甚至周六我们会一起去看画展。

宋辞不爱这些。

以往我总是一个人去看，可是没想到两个人一起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我开始习惯原渠的出现，他像一束光照亮我，温暖我。

直到老妈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要我好好把握，别让到手的鸭子飞了。

我一边义正词严地纠正我妈原渠不是鸭子，一边抱起我妈刚刚腌好的辣白菜跑到原渠家楼下，却撞见原渠和一个女孩子一起从他的车下来。

我的脚步就生生地停在了离他们 3 米远的地方。

我认识这个女孩子，她就是原渠之前跟我说过的，那个纠缠他的女同事。

我本想冲上去挽住原渠的手臂宣告我是他的女朋友，可是我看到他们相谈甚欢、气氛融洽，似乎并不是单方面纠缠那么简单。

原渠是喜欢上了这个对他锲而不舍的女孩子了吗？

这种抓心挠肝、血液上涌的感觉让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下去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喜欢上了原渠。

我吃醋，我嫉妒，可我就是迈不出半步脚。

受过伤的人不容易再勇敢，太害怕失去、太害怕结束，所以连开始都会连连退步。

我的眼眶不争气地发湿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
太狼狈了，我想。

「诶，原渠，那不是唐诗吗？」

我听见身后的声音，加快了脚步。

「诗诗！」原渠三两步地就追了上来。

我垂着眸，不敢让他看出来我隐忍的狼狈。

「好巧啊……我我……还有事情忙，我先回去了。」再待在这里，我怕我的眼泪就会掉出来了。

「诗诗。」原渠直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，将我禁锢在他的怀里。

这样的姿势，我确实逃不出去，只能被迫看向他。

「学长……」

我努力地挤出一抹笑容。

「你别误会，那是我姐。」原渠打断我，我大脑「嗡」的一声，才反应过来。

「什么？」我瞪大了眼睛。

「呐。」原渠朝车那边示意了一下我。

一男一女拎着东西正朝我们走来。

「你们先聊着，我和你姐夫上去先做菜。」她扬了扬手中的菜，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亮。

信息转变太快，我的大脑还处于短暂的失神中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抬头才发现原渠正定定地看着我笑。

我羞红了脸，连忙推开原渠后退了两步。

「你吃醋了？」原渠的嗓音里压不住笑意。

「我……我才没有。」我慌乱地想逃离这个社死现场。

谁承想又被原渠捞了回来。

同刚才的姿势一样，他有力的手臂捆着我的腰，将我紧紧地锁死在他的怀里。

「我喜欢你，唐诗。」

原渠另一只手挑着我的下颌，强迫我看向他滚烫炽热的眼眸。

「什……什么？」

他的目光太过直白赤诚，我的声音不自觉小了很多。

「我说我喜欢你，唐诗。」原渠重复了一遍。

与平时温润、和煦的样子看起来不同，此刻的原渠坚定、赤诚，那目光直扎人心。

就像是，势在必得。

「你喜欢我吗？」

你喜欢我吗？

或许是原渠的声音太好听了，醇醇如泉水，又或许是他眼底的光太过炽热、浓烈，我鬼使神差地突然就放松了下来，说出了那两个字。

「喜欢。」我说。

「原渠，我喜欢你。」

我鲜少叫他的名字，但我确信我此刻喜欢的就是这个人。

8

我和原渠说我妈垂涎他很久了，原渠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给我。

我调侃他：「想不到学长还会用表情包。」

「只是偶尔很开心的时候用。」

「哦？」

我躺在床上不禁发笑：「我妈喜欢你，让你这么高兴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我高兴的是，你说你喜欢我。」

这个人真是。

我止不住地偷笑，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。

以往我最惧怕冬日的严寒，因为那时我身边没有会将我的手裹进大衣的人，心底全是爱而不得冷温度，而今，似乎，我也有喜欢冬天的底气。

和原渠确定关系后的第三天，正好是宋辞的生日。

他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宋辞在酒吧喝醉了，一直在叫着我的名字。

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们找笑笑吧。」

我冷静地回道，却听见电话那边传来宋辞的声音。

「我们分手了，唐诗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分手了！」我握着电话的手突然僵了一秒，随后，还是挂断了电话。

有点儿可悲吧，为了笑笑，为了宋辞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凌晨两点，我又接到宋辞的电话。

这回，是他本人。

我本不打算见宋辞的，可是老妈说，既然选择了原渠，该断得就要断干净。所以我下楼，见了宋辞最后一面。

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。

他的嗓音哑得不成样子，却还是坚持叫着我的名字。

「诗诗。」

他带着哭腔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第一次没有来。二十几年，我们一同长大，我知道你爱吃小龙虾，爱喝奶茶；我知道你不喜欢冬天，

因为怕冷；我知道你生理期的第一天会痛得死去活来……你的相册里每一张都有我，你的歌曲库里存的都是我喜欢的歌，你是因为我才爱上看动漫，也是因为我才学会的做饭……诗诗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」

我背对着宋辞，闭了闭眼，声音已是哽咽。

我说宋辞，原来你都知道啊。

我爱什么，我不爱什么，原来他都知道啊。

我和他 20 多年的友情长跑，爱情占据多半。那些人前人后不敢言语的瞬间，少女内心压抑的欣喜，到后来义无反顾地以婚姻做筹码赌他爱我长久，搏我们相伴一生。

宋辞，你知道我爱你这么多年，我有多爱你吗？你知道我曾经多么坚定地奔向你，宁可跌头破血流也要固执到底吗？

我背对着他泪流满面，不是因为爱而不得，只是祭奠我 12 年如一日的一腔孤勇。

「宋辞。」良久，我才开口。

「那天我说祝你幸福，是真心祝你幸福；我说我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，我已经追寻到了。」

夜里的寒风刺骨。

说完这句话，我再没有回头。

新年的第一场初雪，我和原渠看完电影往回走。

小区的路面年久失修，坑坑洼洼的，踩在上面很容易滑倒。

一个不留神我就差点儿脸着地，幸好原渠搂住了我。

「手这么凉？」原渠说着，裹住我的手往他的大衣里送。

「好暖和呀。」我朝他笑。

「我今天还从以前社团的老团长那听到一个秘密，原渠……你想不想听听？」

我凑近原渠的耳朵，故意放低声音。

原渠顺势将我公主抱抱起，大步走到小区门栋。

「什么秘密？」

「我听说呢，有人毕业要和我告白来着，结果知道我要结婚，伤心到在酒吧买了好几天的醉。」

话语间，已经到了三楼原渠家门口。

「开门。」

原渠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示意我从他兜里拿钥匙，那眼神……太过浓烈和直白了。

「你放我下来，自己开门……我要回家了……」越到后面，我的声音越没有底气。

原渠笑了，笑意却不达眼底。

「怕什么，开门，让你回家。」

我摸索着将门打开，而门开的瞬间原渠就抱着我进了屋，回脚就将门踢上了。

「你骗人。」

我嗔道。

原渠径直将我放在了沙发上，随后他整个人就压了过来。

我心动如鼓。

原渠凑了过来，在离我鼻尖 1 厘米的地方停住。

「不只几天。」

他收敛了笑意，屋内没有开灯，我却能就着月光看清原渠眼底那一团团熊熊燃着的火。

「知道你要结婚的那段日子，我就差点儿住在酒吧了。」

原渠的眼睛一直是有魔力的，我想。

不然我怎么会 在明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的时候还主动伸手搂住了原渠的脖子。

「原来你，喜欢我这么久了啊。」
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也有几分沙哑。

「看不出来，你这个小东西，藏得还挺深。」

原渠眼底的火噼里啪啦地烧得旺，某一个瞬间炸开了一朵绚丽的烟花。

「我不小……」

这三个字尚未完全落到我的耳膜，原渠的唇就已经压了过来。

原渠到底还是……把我给搞到手了，这个腹黑的男人。

事后我和原渠依偎在沙发上。

我摸着下巴上的胡茬打趣他。

「所以你们公司到底有没有纠缠你的女同事？」

原渠将我为非作歹的手包住，放在他胸前肋骨的位置。

那里一下又一下，有力地跳动。

「没有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纠缠你。」

我说你这个人腹黑得很，小嘴儿倒是真甜。

原渠笑了。

一年以后在我和原渠的婚礼上，我看到了隐匿在人群中的宋辞。

他沉稳、落拓了许多，朝我笑了笑，不知为何却红着眼。

我回了他一个微笑，转而回头抱紧了我身边的原渠。

年少时我们都以为爱要滚烫，要刻骨铭心，要撞倒南墙不回头，要尽兴。

可真正意识到幸福的时候才发现爱原来有千百张面孔：言辞恳切是爱，和风细雨也是爱，紧紧相拥是爱，避而远之也是爱。无关它是否轰轰烈烈、天长地久。

而爱的本质却永远不变，那就是：Don't forget to love yourself .

不要忘记爱自己。

哦，还有爱我的原先生。

（完）

□ 文：杜康

